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
第十一回 後因不昧皆前果 外道收回即本家

詩曰：皮毛只合辨雌雄，真性真修隱在中，
美玉璞開疑怪石，瑤琴景下認焦桐。
有星拱處皆朝北，無水流來不向東；
莫道奇奇還怪怪，從來異異見同同。

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，棒喝了野狐禪，一路清淨淨望西而行。點石又選了一、二個猛勇僧人趕來護送，就要求他除佛化寺的妖怪，行了三、四日方到得五行餘氣山腳下。眾僧指點道：「轉過山嘴，一直上去二、三里，便望得見佛化寺了。」小行者恐怕妖怪驚了師父，就叫眾僧在山腳下尋個農戶人家，請唐半偈下了馬，說道：「師父請在此少坐片時，待我上山去看看是個什麼妖怪？好歹結果了他，好請師父過去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須要小心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打緊。」遂取出金箍棒提在手中，一步步奔上山來。到了寺前，靜悄悄不見一人，山門內外，青草已長了尺餘深淺。小行者直走到大殿上一看，鐘鼓雖然還在，香煙卻是少有，空荒涼冷落。又走到禪堂、僧房各處招尋，並不見一毫影響。心下想道：「這妖怪想是哪裡去，不在寺中了？」又走到香積廚看看，忽聽得那裡哼哼唧唧打鼾聲。四下一看，卻又不見，再聽一聽，鼾聲一發大了，就象雷鳴一般。小行者尋不著頭腦，一時性急起來，提起鐵棒，將一只大水缸豁喇一聲響打得粉碎，大叫道：「賊妖怪躲在哪裡？還不快出來納命！」叫聲未絕，忽灶下草柴堆裡忽然跳出一個長嘴大耳的妖怪來，懵懵懂懂往外亂跑。小行者驀然看見，倒吃了一驚，轉閃開一步讓他跑了出來。

原來那怪正在草中睡熟，卻被小行者嚇醒，心下分火怒，氣呼呼跑到大殿前，拖了一根鐵幡杆來打小行者。小行者已趕至面前，將鐵棒相迎。兩人都一言不語，只惡狠狠的對打。鐵棒與幡杆甚長，佛殿前地方窄狹，二人打得不爽快，那妖怪性急了，便縱雲頭跳在空中。小行者看見笑道：「原來這潑怪也曉得些風雲氣色，不與你一個辣手，你也不怕。」因一跳趕到空中，舉鐵棒劈頭打來，那妖怪用幡杆抵敵相還，真是一場好殺。但見：

一條金箍棒忽上忽下，夭矯猶龍；一條鐵幡杆或左或右，來回似蟒。一個長嘴大耳，長嘴叫得慘慘天低，大耳招得呼呼風響；一個火眼金睛，金睛迸得落落風寒，火眼照得晶晶日耀。一個是天蓬後胤，自有天威；一個是仙石遺胎，無窮仙力。原是舊同氣，相逢已是再來；今成新對頭，不打不成相識。

小行者與那怪鬥了二餘合，那怪的幡杆乃是世間頑鐵，哪當得金箍棒是天河神鐵，正鬥到局中，忽一聲響，金箍棒將鐵幡杆打做兩截。那怪沒兵器，慌了手腳，拖著半截斷幡杆化風往西遁去。小行者大喝道：「潑怪哪裡走！」縱雲隨後趕來。小行者的雲快，漸漸趕上，那怪急了，只得折回，將半截斷幡杆支架道：「你這惡魔頭，我與你往日無仇，近日無冤。為何苦苦來逼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這潑怪，強佔了佛化寺，將一寺僧人都逼走了，倒不怪自家，轉怪我來逼你！」那怪道：「哪個逼他？他自怕我走了。我出家修行，不過借住幾日就去，誰佔他的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好個出家人！看嘴臉不知是哪山裡走出來的野豬在此成精作怪，莫說說‘修行’二字，玷污佛門。」那怪道：「你打扮雖象個和尚，卻原來是個門外漢，一毫佛法也不知道。豈不聞狗子皆有佛性，莫說我是佛祖的後人，就是野豬，你也限我修行不得。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好潑怪！你這佛家的套子話，只好哄騙初入門的凡僧，怎在我天人面前搗鬼！我且問你，你是哪個佛祖的後人？若說得有些根因，還好商量；若是一味說謊，我就一頓棒超度你再去投胎。」那怪道：「我兒子會說謊，倒只怕說來你這門外漢不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任是三三天神聖、西方諸佛菩薩與那名山勝地仙人、幽冥地府鬼怪，我俱認得。快快說來，略說差了，我便拿你去對會。」那怪道：「莫要說嘴，我就考你一考。你可認得一位淨壇使者麼？」小行者笑個不住道：「我說你這潑怪是個野畜生！你說佛祖後人；佛祖除了我佛如來，便是釋迦佛、燃燈佛、定光佛、彌勒佛、藥師佛，雖一時數不了，卻不見有甚淨壇使者稱為佛祖！」那怪又笑道：「是你也不知，俗語說得好：人有幾等人，佛有幾等佛。也有過去佛，也有現在佛，也有未來佛，這淨壇使者乃是近年新成佛的，你如何曉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就是新成的佛，畢竟也有個佛號，為甚只叫做使者？」那怪又笑道：「佛不過是個總名，其中尚有稱菩薩的，也有稱尊者的，也有稱羅漢的，也有稱祖師的，何必定要叫做佛？既但知佛號，你認得旃檀功德佛與鬥戰勝佛麼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若是第二個，也被你問倒了。這兩位佛是我一家人，我怎麼不認得！」那怪笑了又笑道：「是人說謊還有影子，不似你信口胡說。這兩位佛既是一家人，你曉得他姓什麼？號什麼？怎生出身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好潑怪，倒要考起我來，我就說與你聽。這旃檀功德佛是唐太宗欽賜的御弟，叫做玄奘法師；這鬥戰勝佛就是陳玄奘法師的大徒弟孫悟空，又別號孫行者，因取真經故證佛果，是也不是？」那怪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果然認得。你既認得孫行者是旃檀功德佛大徒弟，就該認得淨壇使者豬八戒是他二徒弟了。」小行者就隨口答應道：「我怎的不認得？看你老實不老實。你且說，你與豬八戒有甚相干？」那怪道：「我不說，你只道我騙你。我直說與你吧，豬八戒是我父親。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莫胡說！他是佛，你是妖，怎成父子？」那怪道：「有個緣故。我父親豬八戒未取經時，曾在前面高家莊上做女婿；不料去取經後，我母親高翠蘭已懷我在腹。我父親取經去了四年，我母親直懷了我四年。直等我父親取了經來，證了佛果，我方破母腹而生，賴佛力，神通變化不愧前人，只恨胚胎難換，種類天成，生出來原是個豬形嘴臉，人都叫做妖怪，盡思量要打死我。虧我有些手段，留得性命至今，豈不是佛祖後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既是個有根器之人，為何做此沒程途之事？」那怪道：「我再不說謊，一向殺生害命是有的。自從受了佛祖之教，做了和尚，實實不敢妄為。就是佛化寺借住，也只為等師父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受誰的教？等哪個師父？」那怪道：「前日，在黑風河，因肚裡飢吃了個把野人，不料被旃檀佛玄奘法師撞見，問起根因，知是豬八戒後人，憐我墮落，指點我皈依佛教。說且今唐朝又遭了個唐半偈師父，往西天去求真解，叫我與他做個徒弟，我所以在此等他。你是哪裡來的惡魔頭？抵死趕我！倘然錯過了，豈不誤我正果！」小行者聽得分明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收回鐵棒，笑說道：「原來你是等我？」那怪道：「你這個惡魔頭，我等你做什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正是求解人的徒弟，快跟我去見師父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在哪裡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現在寺前山下。」那怪道：「你騙我，我不信，哪有這等湊巧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果是真的，我不騙你。」那怪道：「既是真的，你可不要趕我。等我先到寺前去看看，若果有師父在那裡，方信你。」一面即折轉雲頭，仍到寺中來尋問根源。正是：

根有為根枝有枝，一緣一會不差池，
果然月到天心處，正是風來水面時。

卻說護送唐半偈的眾僧人，在山腳下望見空中小行者打敗了妖怪，趕往西去，便請唐半偈上山，到寺中大殿上坐了，等候回來。眾僧俱在山前觀望，不多時，忽一陣風，那怪提著下半截鐵幡杆跑到面前；嚇得眾僧魂不附體，東逃西躲。躲不及的，早被那怪捉住一個，道：「你不要慌，我問你，方纔與我相殺的那個和尚是哪裡來的？」那僧人嚇慌了道：「大王爺，他是個過路的和尚，不知死活，與大王相殺，實與我寺中無干。」那怪道：「他還說有個師父，在哪裡？」僧人道：「師父是有想一個，卻也是他同來的，也與寺中無干。」那怪道：「他說是唐朝遣來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的，可是麼？」僧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那怪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僧人道：「在大殿上坐著哩！」那怪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僧人道：「怎敢說謊！」那怪遂放了僧人，一直跑到大殿上，果看見一個老和尚，垂眉合目，坐在殿上。他方丟了幡杆，忙上前跪下，叩頭道：「唐老師父，我弟子豬守拙在此志誠等候。」唐半偈抬頭一看，見他長嘴大耳，分醜惡，著了一驚，因說道：「你是何處妖魔，莫非要來迷我？我老僧倚仗佛力卻也不畏。」那怪道：「弟子不是妖魔，是來與老師父做徒弟的。」正說未了，小行者已趕到面前，將前後因果細細說了一遍，唐半偈方大喜，起身到佛前再拜道：「感蒙我佛慈悲，屢賜徒侶，敢不努力西行以求真解，報答佛恩！」拜畢，因回身對豬守拙道：「你既

不昧前因，拜我為師，要成正果，此去靈山尚有千山萬水，你須猛勇精進，休辭勞苦。求得真解回來，自然金身可證。」豬守拙道：「弟子外雖醜惡，內實真誠，止有一心，並無二念，老師父再不消多慮。」唐半偈聽他說話直截，甚喜道：「好好好！倒是個人道之器。你名守拙，大師兄名履真，俱是實地功夫，倒也甚好。只是外人不便稱呼，我與你再起一個別號何如？」豬守拙道：「但憑師父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大師兄因老祖號孫行者，故叫他小行者；你父親號豬八戒，蓋取五葷三厭之義。」豬守拙道：「我小豬性情愚蠢，不知什麼叫做五葷？什麼叫做三厭？只求老師父直脫些為妙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連貪嗔色相一切戒了，竟叫做豬八戒何如？豬守拙歡喜道：「好好好！省得零零碎碎的掛念。」此時眾僧人竊聽明白，知道他做了徒弟，要跟去排解，俱各歡喜，漸漸走了出來。小行者因說道：「他是我一家人，你們不消害怕了。可著幾個快去報知你老師父，叫他重整山門；可著幾個取香燭來，待我師父與他披剃。」眾僧人即著兩個去報信，其餘的慌忙打掃。

不一時，佛前香燭重列，鐘鼓依然。唐半偈與他摩頂受戒。豬八戒先對佛拜道：「老佛祖，我豬守拙雖蒙唐師父收入教門，但我是個眾生，邈邈邊邊，凡事要老佛另眼看顧，千萬不要與我一般見識。」拜罷，又對唐半偈拜道：「弟子雖做和尚，也要講過，只好做個名色和尚。要講經說法又拙口笨腮，要募緣化齋又礙口識羞，要焚修功課又貪懶好睡，要省吃儉用又食腸寬大，只好執鞭隨鐙，挑行李，做夯工，隨師父上西天去求真解罷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若能跟我到得西天，求得真解，便是上乘功夫，還要講經功課做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好師父，好師父！這樣師父方是我的真師父。」然後向小行者唱了一個大偈道：「師兄與我兩世弟兄，一路上有不到處，要師兄提調提調，帶挈帶挈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個不消說。」唐半偈又叫眾僧燒些湯，與他洗去滿身污穢；又叫眾僧尋兩件舊僧衣與他換了。眾僧又備齋來請他三人受用。唐半偈吃了齋，還打算要行，眾僧留住道：「今已下午，前去不及了。」又打掃禪堂，請他三人安歇，以便明日早行。

此時，天色尚早，三人坐在禪堂中閑話。唐半偈因問小行者道：「你這兩日用的那條鐵棒，甚是長大，你收在哪裡？怎行李中不再看見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我這條鐵棒不要看輕了，乃是我老大聖的寶貝。原是大禹王治水時定海的神珍鐵，被我老大聖問龍王要了，大鬧天宮無一神敢抵。後來老大聖成了佛，留鎮舊山，故今被我得了。此乃陰陽至寶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不用時，只做個繡花針藏在耳朵裡，故師父看不見。」唐半偈聞說，□分歡喜贊嘆。豬八戒道：「我父親也有一件寶貝。」唐半偈問道：「是甚寶貝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是一柄九齒釘耙。我父親在道上降妖伏怪，全靠此耙。我父親成佛時，我方初生，不知人事；我外祖高老家又一門死盡，沒處查考，竟不知此耙流落何處？前日有急沒得用，只得將寺門前的鐵樞杆胡亂用，今又被師兄打做兩截，弄得我赤手空拳。若有父親的這柄九齒釘耙在此，可幫助師兄一路去除妖伏怪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只怕你父親當時沒有這柄釘耙，若果有時，就是你父親死了，我有本事走到幽冥地府，問閻王要你父親的靈魂，問他個明白。況你父親已證了佛果，現在天上，何愁沒處找尋？尋著了你父親，釘耙便有了下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天大大的，我及人面生面不熟，叫我哪裡去尋訪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難，今日天色尚早，請師父在此坐坐，等我同你去尋尋著，包管一尋就著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若果尋得著，也是一件美事。況今日已是不行，我自在此打坐不妨，只要你兄弟們快去快來。」小行者與豬八戒得了師命，便同走出寺來。

豬八戒仰天一看道：「往哪裡尋起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不要忙，待我問個信兒好尋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不要扯空頭，這天上又沒人往來，卻問哪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包管有人來。」因在耳中取出金箍棒，在山前從東直打到西，又從西直打到東，口中吆喝道：「我師徒奉唐天子聖旨，上西天拜活佛求取真解，這是天大的善緣。經過地方，神祇皆當擁護；這五行餘氣山什麼毛神？這等大膽！不來迎接。」正吆喝不了，只見山旁閃出兩個老兒，戰戰兢兢跪在地下道：「迎接來遲，望小聖恕罪。」小行者因收住鐵棒問道：「你是什麼神道？」兩個老兒說道：「一個是山神，一個是土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山神、土地，地方有事也該照管。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怎敢不照管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照管，為何不來迎接我們？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不瞞小聖說，小神一向住在佛化寺前，過往佛菩薩容易打聽，近被豬小天蓬佔了，只得搬在山裡，遠了一步。方纔得知豬小天蓬虧小聖指引，已拜唐長老為師做徒弟，往西天求解，正打點出來拜賀，不料來遲。已蒙小聖督責，故特來請罪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說明了也不罪你，起來吧。我且問你，我這師弟豬八戒，你怎麼叫他做豬小天蓬？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原來小聖還不知道，他本是天河水神豬天蓬元帥的遺腹兒子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說淨壇使者是他父親，怎麼又有個天蓬元帥？」山神、土地笑道：「淨壇使者就是豬天蓬證果的佛號，不是兩個。」小行者聽了大喜。豬八戒因說道：「你這兩個毛神也忒懶！怎麼專會揭挑人？早是我豬家世代修行，若有些來歷不正氣，也被你說壞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怎遮瞞得？兄弟莫要怪他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這淨壇使者，你既知他來歷，必然知他住處。我如今要去尋他，卻住在何處？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你到家裡去尋他，無用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怎麼無用。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豬天蓬求經有功，該證佛果。因見他食腸寬大，故升為淨壇使者，叫他受享這四大部洲的供獻。近日好神佛的人家多，供獻朝夕不斷，他日日在外面吃白食，忙個不了。哪有工夫住在家裡？」小行者聽了愁煩道：「據你這等說，不得見他了。」山神、土地道：「小聖不必愁煩，天下事要難就難，要易就易。小神指小聖一條路，包管一尋就著。」小行者聽了大喜道：「既有尋處，可快說來。若尋見了，我明日見佛注你第一功。」山神、土地只得細細說出。正是：

要知山下路，須問去來人。

不知山神、土地畢竟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